

俄 罗 斯 畅 销 图 书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 马克西姆·加林、安德列·沃洛宁 联袂出品

填补20年来中国人民对俄罗斯当代文学不甚了解的认知上的空白

阿达曼 伏魔记

ADAMAN
FUDIAOJI

马克西姆·加林
安德列·沃洛宁

◎ 著 张麟玉 ◎ 译

俄罗斯军队不乏懈怠贪婪者，
对高官显贵、金钱美女等欲望难填，无限膨胀，
大有排山倒海一泻千里之势，
自然滋生出脓疮、毒瘤，便极有可能导致军事政变……

知识出版社

俄 罗 斯 畅 销 图 书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 马克西姆·加林、安德列·沃洛宁 联袂出品

填补20年来中国人民对俄罗斯当代文学不甚了解的认知上的空白

阿达曼 伏雕记

ADAMAN
FUDIAOJI

马克西姆·加林
安德列·沃洛宁

◎ 著 张麟玉 ◎ 译

俄罗斯军队不乏懈怠贪婪者，
对高官显贵、金钱美女等欲望难填，无限膨胀，
大有排山倒海一泻千里之势，
自然滋生出脓疮、毒瘤，便极有可能导致军事政变……

和兴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以俄罗斯最高领导集团内部权力频繁更迭为背景,尤利·捷尔普金(人称“阿达曼王”)与绰号“金雕”走狗特工伊万乌斯卡斯一幕幕拼杀格斗的情景贯穿小说始末。俄罗斯军队福利待遇悬殊,判若天渊;其中一些人对高官显贵、金钱美女等欲望难填,无限膨胀,自然滋生出脓疮、毒瘤,便极有可能导致军事政变。

捷尔普金铲除了“金雕”,他是俄罗斯人民心目中的哥萨克英雄——“阿达曼王”。而“阿达曼王”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胜者。

责任编辑:赵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达曼伏雕记/(俄罗斯)加林,(俄罗斯)沃洛宁著;张麟玉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

ISBN 978 - 7 - 80247 - 659 - 2

I. 阿… II ①加…②沃…③张… III. 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794 号

阿达曼伏雕记

ADAMAN FU DIAO JI

[俄罗斯]安德列·沃洛宁 [俄罗斯]马克西姆·加林 著

张麟玉 译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7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字 数:280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邮箱:jyb.999@163.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9.5

印 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ISBN 978 - 7 - 80247 - 659 - 2/ I · 1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小说《阿达曼伏雕记》人物一览

(按小说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

1. [瓦赫坦格·伊万乌斯卡斯]: 曾用名, 布罗卡维秋斯, 又谎称自己是尼古莱。昵称“哥里亚”, 浑名: 金雕, 波罗的海沿岸人, 政变行动队长, 职业杀手, 虐淫狂人。
2. [尤利·捷尔普金]: 昵称“尤兰”, 高加索人, 哥萨克世袭“阿达曼王”。退休上尉。真实身份无人知晓。他一心要为在车臣死去的朋友别祖耶夫复仇。尤利·捷尔普金曾沦为车臣战俘, 被判处死刑, 拉赴刑场, 执行枪决; 又遭全国通缉, 锒铛入狱, 屡遭严刑拷问, 九死一生, 最终逃离了金雕的魔爪, 并将金雕赶赴黄泉, 使其精心策划的军事政变化为泡影, 摆脱了一场核灾难, 致使俄罗斯免遭独裁统治, 使生灵免遭涂炭。
3. [萨达曼·达舒卡耶夫]: 车臣俘虏看守所所长。
4. [季娜]: 看守所所长达舒卡耶夫的年轻妻子。
5. [萨米尔]: 达舒卡耶夫的儿子, 是尤利·捷尔普金的助手。在政变大本营潜伏期间的化名是艾哈迈德。
6. [依万·依万内奇·雷赫林]: 家人称“马大哈”, 昔日克格勃军官, 当时俄罗斯安全部将军, 被推举为政变首领。
7. [古塞诺夫]: 季娜的情夫, 杀害老达舒卡耶夫的真正凶手。
8. [马拉特·詹尼别可维奇·考尔松柯夫]: 总统卫戍司令部驻俄罗斯特种军事工程公司的特派员。

9. [季米特·谢瓦斯基扬内奇·沃尔卡别多夫]：暴发户，银行家，政变的追随者，受害者。昵称“季玛”。
10.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俄罗斯第一任总统。
11. [伏拉基米尔·马克思维奇·什列别尔特]：政变团伙中的政治家。
12. [彼得·彼得洛维奇·普罗舍奇金]：中校，政变的谋划者。
13. [娜塔莎]：雷赫林将军的孙女，昵称：娜塔申卡。
14. [费德尔·费得罗维奇·考捷里尼柯夫]：昵称“费佳”，少将，俄罗斯特种军事工程公司总经理，政变参与者，政变成败的关键人物。
15. [丽娜]：少将考捷里尼柯夫的年轻妻子，妓女，因得知一些政变内幕而惨遭杀害，政变的牺牲品。
16. [伊琳娜·莫菲季耶芙娜·柯娜考娃]：昵称“伊拉”，一招即到的妓女，政变无辜受害的牺牲品。
17. [斯维特兰娜]：昵称“斯维达”，伊拉的女友。妓女，无辜的牺牲品。
18. [瓦吉科]：大款，伊拉和斯维达的情人。
19. [别祖耶夫及别松诺夫]：阿达曼王捷尔普金的战友，为戳穿政变阴谋而牺牲。
20. [依万·包里索维奇·岑卓夫]：俄罗斯特种军事工程公司的财经处副处长，大校军衔。
21. [依伦娜]：专供老雷赫林将军玩弄的妓女，有特殊背景和使命。因身份暴露而惨遭杀害。
22. [尼古莱·皮费尔耶维奇·戈里高里耶维奇]：少将费佳的同事，朋友。
23. [木萨]：金雕搭车赴莫斯科的长途运输车司机。
24.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昵称“娜嘉”，老雷赫林的妻子。
25. [阿拉·布加乔娃]：俄罗斯歌星。
26. [鲁斯兰·布拉金诺]：布加乔娃后嫁的丈夫，阔佬。
27. [普列斯尼西柯夫]：布加乔娃的前夫。“圣诞大联欢”露面的一些“俄

罗斯新贵”。

28. [道尔马托夫]：少将考捷里尼柯夫请的私人侦探。
29. [米哈伊尔·考斯加尼柯夫]：昵称“米沙”，尤利·捷尔普金的好朋友。首都市政府办公厅维权协调机构特别侦缉小组全权长官。
30. [西道洛夫]：俄国一名外交官，掌握并揭发某国家公司倒卖军火的不法行为，惨遭迫害。
31. [马丽亚]、[克拉伏迪亚] 及 [斯杰潘] 等人是雷赫林将军所辖部门豢养的一批专门用来侦缉“疑难案件”，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
32. [岳里斯]：来自非洲“香蕉国”的黑人大使。

目 录

第一章	金雕啄食	1
第二章	鹰巢取卵	9
第三章	“新闻大奖”	16
第四章	夺命空袭	23
第五章	冲破围堵	29
第六章	靡靡晚宴	36
第七章	金雕二啖	43
第八章	孙女莅临	50
第九章	醉酒衷肠	57
第十章	策划停当	63
第十一章	赠尔俄罗斯	69
第十二章	金雕斗群蜂	75
第十三章	地狱之门	83
第十四章	金雕复出巢	91
第十五章	剑拔弩张	100
第十六章	“狂飙行动”	108
第十七章	首批牺牲品	116
第十八章	不期获隐情	123

第十九章	少将的心病	131
第二十章	金雕舞爪	138
第二十一章	挚友重逢	146
第二十二章	第二批牺牲品	153
第二十三章	老少对头	159
第二十四章	机关算尽	166
第二十五章	穷追不舍	173
第二十六章	不虞得知音	181
第二十七章	混水摸鱼	190
第二十八章	“马大哈”其人	197
第二十九章	地下的孩子	205
第三十章	一瓶白兰地	214
第三十一章	一场闹剧	223
第三十二章	“水泥囹圄”	231
第三十三章	虐淫逼供	239
第三十四章	樊笼脱险	247
第三十五章	政变起事	256
第三十六章	“交接国书”	263
第三十七章	自诩“救星”	270
第三十八章	一路追杀	277
第三十九章	金雕赴黄泉	284
第四十章	邪不压正	292

第一章

金雕啄食

“现在我来收拾你！看你往哪儿跑！”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自言自语。他一只手紧握手枪的把柄，站在叛乱的车臣的土地上；脚下是坦克车碾碎的岔路口。不问便知，他是在狩猎猎物。他的汽车就在他身边的灌木丛中，用树枝和褐色的干草覆盖着。他在这儿已守候了大约3个小时，可是路上却没有一辆汽车通过。

这情形使他十分沮丧、懊恼。他用手掌拍打着额头气愤地嘟哝着：“真傻！我怎么能相信这些车臣人呢！尤其是这些人，他们都是这小子的老乡。这小子骗了我两次了！让这小子给溜了，从手指缝里跑掉了。”

事情是这样：我们这位年轻人名叫瓦赫坦格·伊万乌斯卡斯。他要抓捕的小伙子逃之夭夭了。要想逃离车臣，最近的路线是逃往塔吉斯坦。这家伙不走近路，却奔向扎伊拉山口。这条路又难又险，而且要比走近路远上两倍多。然而伊万乌斯卡斯汗毛都是空的，不是好对付的。和这个少年一起逃跑的还有一个受伤的俄罗斯人，这个俄罗斯人曾被掳为车臣俘虏。他们二人若是途经印古什绕道从奥塞丁方向潜逃，伊万乌斯卡斯便可迅速抵达格罗兹尼，再到别斯兰，即可当场将这俩坏家伙擒获。

若是这俩小家伙进入奥赛丁，在那儿任何带有车臣车牌号的汽车都会立即遭民警扣押，这样一来伊万乌斯卡斯正中下怀。他和任何地方的民警都有联系：车臣防卫部队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塔吉斯坦的警卫团，奥赛丁的卫戍部队……不少地方警备部队正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从车臣潜入的越境分子。

尽管如此,伊万乌斯卡斯仍认为有必要通过电台向通往奥赛丁沿途的哨卡再作一番交待:采取一切措施以防止这名少年和这个极其危险的俄国人逃离车臣边界。这二人驾驶着一辆黄色的“日古力”小汽车。

“干嘛这般歇斯底里,气急败坏,像热锅上的蚂蚁?”伊万乌斯卡斯的一位下属军官问道。

“这涉及车臣民族利益问题。”

“黄色‘日古力’,还有一个伤员?”军官又追问了一句。

“对,是黄色的。伤员头部受伤,应该系着绷带。”

“懂了,这家伙是干啥的?”

“我再说一遍:伤员,俄国人,在逃的俘虏,打死了看守长,跑了,懂了吗?”

“懂了,长官。”耳机里传来对方的嗓音“要抓捕吗?”

“务必抓捕!他涉嫌参与杀害和平居民……那个少年是车臣人,为物资、金钱所引诱,被收买。要当即抓捕。但无论如何不许开枪,我要活口。”

电台通话结束后,伊万乌斯卡斯从衣兜里掏出手机,拨打号码并告知:一位重要的客人要走出车臣。

接收电话的人气愤地向伊万乌斯卡斯发出质问:

“你是说让这个要犯给跑掉了?一定要从他那儿弄到和我们有关的资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手段多得很——国内的、国外的、古代的、现代的!得手之后把他碾成齑粉!”

“我尝试了所有的手段,将军同志。”

“喷妥撒钠炸药用了吗?”

“我手头上没有,将军同志。”

“什么没有?不会订购?”

伊万乌斯卡斯哑然不语。

“教你一辈子,到死你还是个傻瓜。干吗装聋作哑?是不是又去搞娘们儿了?”朝伊万乌斯卡斯发威的人正是被称作“将军”的那位。

“将军同志,他没有经受过刑讯,发生了意外情况,将军同志……”伊万乌斯卡斯噤着嘴。

“不要叫我将军！手机会有人窃听。又有什么情况？你不是“金雕”吗？早些时候怎么没有任何情况？为什么没把这家伙干掉？我们不是有言在先吗？”

“他曾被拉出去枪毙过！”

“枪毙？那算什么枪毙！现在只有使出你的杀手锏：在沿途各哨卡严密监守，一个个过筛子！”

“好吧！”伊万乌斯卡斯刚想说“将军同志”，又憋住了。

“好哇，学乖了！可是，我们都要品尝你酿造的苦酒。愿上帝保佑，不要让他进入莫斯科，拿着文件去《共青团报》、《消息报》编辑部……如果让他得逞，我剥了你的皮。”

“他受伤了，而且伤势很重，”伊万乌斯卡斯想卖关子。

“受点伤有屁用，你不是说把他枪毙了吗？我已经看了我的人带回来的录像带：伊斯兰法典式的审判。山村、房盖熏得黑黝黝的平顶屋、身穿紧身长袍的山贼，人头攒动，杀头示众，真是一场闹剧！……”

“可是……”

“啊，金雕啊金雕，你必须一口一口地去啄，一口一口地去叼！他本来已落入你的鹰爪，你本可以从他的肚子里掏出肠子、肚子、心、肝、肺！诸如让他说出枪支贮藏室掩体的号码，电话号码；至少要他说出与之沆瀣一气的人的姓名！他是个危险的“诬陷者”。他所提供的情报可以编一本不小的“百科全书”。光凶狠不行，还要施加压力。干吗给我打电话？抓住他再说！……”

伊万乌斯卡斯叹了口气，应该承认失算了。他关掉了手机。让人说得他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正如常言所说“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啊。

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伊万乌斯卡斯只能有一种托词：往日的特工，今日的俘虏是否掌握有损其莫斯科主子声誉的情报？他，伊万乌斯卡斯一无所知。

而这一切正是要从捷尔普金嘴里得知的。然而，问些什么？银行账户？地点？姓名？

这位诬陷者的真实身份似乎连那位在电话中向伊万乌斯卡斯出言不逊的莫斯科“大人物”也说不清。这件事的详情似乎无人知晓。

一个月之前伊万乌斯卡斯暗地派一些地方官员审问这名俘虏。结果，一无所获。不但一无所获，而且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得更加扑朔迷离。不知是谁编造的，说有一大笔预付款交给了哥萨克，而这名俘虏正是人称“阿达曼王”的哥萨克。于是，这帮财迷心窍的车臣密探便试图从捷尔普金口中得知这笔钱款的来龙去脉。这么一来，事情就复杂化了。

总而言之，绕弯子、扯皮，不但没搞出什么名堂，而且把看守长弄得神经兮兮。他甚至琢磨出个鬼点子：朝捷尔普金索取巨额赎金。

剩下来能做的，就是找个理由把捷尔普金关押起来，再动用各种野蛮手段。不过，要想从前特工的嘴里搞到什么情报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他不是那种使用威胁、恐吓、摧残即可使之屈服、就范的人。有人想出各种鬼点子，甚至利用“苦肉计”把假犯人打入他的囚室，套取情报。结果也是徒劳。

“假枪毙”又是一次居心叵测的试探。结果惹来一顿责骂，只好给他松绑。当然不会向他赔礼道歉，他却得到了充分活动的自由。如果他逃跑，当即就地将他干掉。这个老牌特工可真狡猾，不跑，甘愿当俘虏。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看守长达舒卡耶夫的年轻妻子季娜试图帮助捷尔普金逃离车臣。要么是他爱上了这个“阿达曼王”，要么是“鬼使神差”无人知其究竟！伊万乌斯卡斯立即派遣自己得力人员尾随监视，可是捷尔普金竟然左右逢源，化险为夷。

伊万乌斯卡斯曾数次与捷尔普金面对面：或核对证言，或唇枪舌剑。他产生一种预感，捷尔普金城府极深，他心灵深处隐藏着无人可知的秘密，极有可能他掌握了某种情报，从而使他变得超乎寻常的坚强。

经过反复思考，伊万乌斯卡斯终于想出一套阴险而又恶毒的“连环计”，就在关押俘虏的村落将看押俄国俘虏的看守长萨达曼·达舒卡耶夫杀掉。然后，将一切疑点和罪责全都推卸给捷尔普金。案情由伊斯兰法庭审理。罪犯被判处死刑，公开执行，以儆效尤。他期望捷尔普金临死前能幡然醒悟，和盘托出……不信“阿达曼王”决心将自己的秘密带进坟墓。

捷尔普金被送上刑场。在一排枪声过后伊万乌斯卡斯亲临刑场。他目睹了尤利·捷尔普金之死：尽管头部已血肉模糊，他却认得尤利·捷尔普金身穿

的防弹背心。他确信“阿达曼王”已死,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死者竟是杀害老达舒卡耶夫的元凶。

捷尔普金活了下来!真是不可思议,让人不寒而栗!难道自己的眼睛也不可信?伊万乌斯卡斯亲眼目睹老特工的头部吓人的伤口,可是他却活了下来。人们都说猫有九条命,难道他和猫一样,能起死回生?说真的,类似的奇迹还从未听说。是伊万乌斯卡斯亲自将防弹背心送到了隔离侦察室。这仅仅是让人不可思议的问题的一个侧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已故的老达舒卡耶夫的儿子,一心想为父报仇的萨米尔竟然与撒旦同流合污,真是让人莫名其妙。谋害老达舒卡耶夫一案,伊万乌斯卡斯以为主犯是他的年轻妻子季娜。而实际上真正的凶手是季娜的情夫,一个阿塞拜疆人。是他雇用地方的刽子手干的。伊万乌斯卡斯的人只是坐山观虎斗……啊,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瞧,现如今捷尔普金逍遥法外,逃之夭夭,无影无踪!

回忆使伊万乌斯卡斯异常懊恼。他朝小汽车走去,心里仍忿忿不平。这一套精心策划的非常狠毒的连环计竟然泡了汤。这一切都归咎于那个见到男人就失去理智的娼妇。捷尔普金使用什么手段让她为之赴汤蹈火,让人不得而知。这个“阿达曼王”不知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使她神魂颠倒。而这种情爱看来远非异性的吸引,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

“好吧,捷尔普金,这一回合算你得胜”伊万乌斯卡斯一边走一边想。“下一回我一定要老谋深算,把你按倒在地。夜幕降临了,睡上一觉。明天,走着瞧好了!……”

伊万乌斯卡斯朝大路两侧的田野望去:田野酣睡在深冬厚厚的雪被之下,似乎已经冻僵。他钻进了小汽车。

“难道尤利的脑海里真有莫斯科伙计不得而知、极其珍贵、能使他威信扫地,一蹶不振的情报?他的脑子里究竟有什么?电话号码?藏匿录像带的具体地点?能藏在哪儿?除了自己的脑袋,就是他随身携带的物品。那件满是油渍的呢上衣,行刑时穿着它,拖出去喂狼时也穿着它……对,这就对啦,就在埋葬他的那个小坟墓里!”“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伊万乌斯卡斯点亮了车灯,车窗上映出一副镶着两道浓眉的苍白的脸。

“失算了，失算了！”似乎有谁用小锤敲打着他的脑袋。伊万乌斯卡斯向车外望去：灯光闪烁。一辆小汽车绕着结了冰的水洼缓缓地前行。定睛一看，伊万乌斯卡斯确认这是派出去追赶萨米尔和捷尔普金的那辆小吉普。也许没撵上，也许压根儿不想撵。

“这群臊羊，看我来收拾你们！”伊万乌斯卡斯自言自语。现在他终于找到机会可以用来发泄憋在肚子里的怒气。

伊万乌斯卡斯启动了发动机，将车开上了公路。他驱动“涅瓦”径直朝东摇西晃的吉普车冲过去。吓得发了蒙的司机急忙转舵。可是已经措手不及了。迎面而来的小汽车，一下子把吉普车掀进了路边的排水沟。小吉普的发动机仍然隆隆地响着，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撞得粉碎。

伊万乌斯卡斯从车里跳出来，火冒三丈。

“笨蛋！人哪？跑了？”他怒不可遏，大喊一声。

他一个箭步窜到从歪倒在排水沟里的吉普车里钻出来的人面前，照准脸部就是一拳。这个人不知来者是谁，对准伊万乌斯卡斯大腿中间飞起一脚，踢得伊万乌斯卡斯眼冒金星。伊万乌斯卡斯倒吸一口凉气，剧痛得弯下腰来。他两腿发麻，火烧火燎，疼痛难忍。他觉得两腿之间似乎什么零件被撕裂。他还没来得及用手去捂，就尝到第二脚，第三脚……

“杂种！”伊万乌斯卡斯大喊一声，拽开枪套，掏出手枪，朝着这个小伙子的脚下开了一枪：这家伙真是胆大包天，竟敢用这种方式来接待上司。“我派你们去干什么？说，派你们出来干什么？”

踢伊万乌斯卡斯的小伙子认出了来者，低下了头。伊万乌斯卡斯气急败坏，咬牙切齿。他真想朝他头上开一枪，把他的头颅砸个稀巴烂。尽管他没下这样的毒手，却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拳头上朝着这个车臣小伙子的下巴重重的击去。

“啊！”这个车臣小伙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捧着脸……伊万乌斯卡斯还想用枪把子砸他的头。若不是看见他身前身后都是提着自动步枪的战士，这种事，伊万乌斯卡斯干得出来。为了保命，伊万乌斯卡斯改变了策略。

“我以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名义”伊万乌斯卡斯怒吼着。“由于没有

完成安全部的命令,我可以把你们所有人都送交军事法庭。”

这些战士已经知道伊万乌斯卡斯的身份,都默不作声,敢怒不敢言。

“我是怎么向你们交代的?”伊万乌斯卡斯怒吼着。“那个小伙子在哪儿?那个俄罗斯俘虏在哪儿?为什么不把他们干掉?”

“他们跑掉了!”一名战士嘟嘟囔囔地说。

“你们放跑了国家极其危险的要犯!”伊万乌斯卡斯仍然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他们有什么罪?犯了哪一条?”另一名战士大胆地问道。

“你多什么嘴?这事与你无关!”伊万乌斯卡斯火了,可是没敢再下手打人。

战士将自己的受伤同志围了起来。这个车臣小伙子哼哼唧唧呻吟个没完没了。

“你把他的下巴打掉了!”一名战士叫道。

伊万乌斯卡斯走近这名伤员。

“没事,我来给他端上!”伊万乌斯卡斯说。看来,他已心平气和。“拉住他的手!不要大惊小怪的!”

伊万乌斯卡斯把两根手指伸进他的嘴里。他的下颚几乎已凹陷入他的喉咙。看起来有筋腱和肌肉牵引、连接,绷得紧紧,业已脱臼的下颚,若想使之复位不大可能。伊万乌斯卡斯双脚蹬住地面大喊一声“拉住!”,猛然一下将下颚拉向胸前。小伙子像发了疯,大叫一声,骤然挣脱伊万乌斯卡斯的双手。只听“嘎巴”一声,下颚复归原位。小伙子龇动了几下下巴,大概他还不相信灾难已离他而去。

战士个个瞪大眼睛,流露出难以掩饰、既尊敬又恐惧不可名状的表情,注视着伊万乌斯卡斯。

伊万乌斯卡斯吐了口唾沫。登上“涅瓦”,紧紧地握住舵把向前驶出去,不介意路面上的水洼……

那些呆在原地的小伙子们站在挡风玻璃被打成碎片的吉普车前,茫然若有所思,伫立良久。那个让伊万乌斯卡斯打掉了下巴又给拉上去的小伙子把

步枪扔进水洼，跺着脚用手托着肿得像布口袋的下巴，骂骂咧咧地嚷叫着：“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报仇！打死你！把你大卸八块！记你一辈子！……”

第二章

鹰巢取卵

车臣少年萨米尔和当过战俘的尤利·捷尔普金此时来到了北奥塞丁。

捷尔普金在车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所乘坐的小汽车不是黄色的“日古力”，而是辆破旧不堪的伏尔加：出发前他们把车子换了。

萨米尔找奥塞丁警察商谈去了，天黑才回来。

“一切顺利。”小伙子说。“可以过去，他们只当没看见。他们最主要的条件是，不许带酒精。他们还提醒我们：那儿有两个便衣。值得庆幸的是：这俩便衣对车臣话一窍不通。”

“两名便衣？”捷尔普金心潮起伏：“来了！这两个家伙一定是国家安全部的。真糟，脑袋也疼，心情也不好：竟没来得及把那篇呈文和计划背诵下来！都掖在那件短呢衣的衬里里面。没办法，只好往回返。不然，干什么都失去了意义。”

“这些奥塞丁人提出了条件”萨米尔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条件？”

“往奥塞丁内地捎十桶酒精。”

“十桶酒精？碰上海关检查人员可咋办？当场扣押！”

“不会扣押，”萨米尔说。

“为什么？”

“他们不扣押自己人。”

“谁是自己人？你像高加索人，是吗？”